

别跟我谈政治，戒了！

原创无才姐 女子无才便留德 2022-04-06 17:00

收录于话题#视界 41 个

作者 | 无才姐

一大早看到闺蜜的留言，说被表姐活活给气哭了。

就是字面意思的气哭。

真的哭。

她一家老小都在上海，小区被封，天天为抢菜发愁，多数时间都在转发段子，态度乐观积极，只不过在家庭群发了两句牢骚，就被表姐穷追猛打，一顿批评教育。

这位家住北京、身为某机关干部的高知表姐劈头盖脸就是**让她反思**，命令她停止抱怨，要求她感谢体制。

“也不问问我在家什么情况，菜够不够吃。”闺蜜感到莫名难过。

最伤心的是，小时候表姐和她关系一直很好，很疼爱她。

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变这样了。

（为抢菜发愁的上海居民）

我的表妹也在上海，是**一线医务人员**。

自疫情以来，她一直都是最辛苦的那批人。

这次上海抗疫局面一片混乱之时，她上班连轴转，下班还要抢菜，一度陷入了疲惫、沮丧、悲观、焦虑之中，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甚至不想干了。

所有家人都在心疼她、安慰她。

没有人说一句你责任重大，要顾大局，要坚持到底。

自出国以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表妹，印象中似乎她还是小时候弱不禁风的样子。

没想到如今她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已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每次在群里吐槽完，她转身又投入了工作，就像重新展开斗篷的超人。

我想，这些吐槽如果放到台面上看，恐怕是**格局不够、对政策理解不透彻**，甚至**思想有问题**，可以大做文章。

只庆幸群里没有一位伟光正的“表姐”，以提高家人的政治觉悟为己任，一番高谈阔论政策解读，没完没了地上纲上线，占据舆论高地。

（市民拍摄上海某小区中的医护人员）

作为一名文科生，说来惭愧，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文史哲终身爱好者，对国家政策、国际形势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喜欢独立思考、激烈思辨。

疫情三年，我学会了闭嘴。

班级群、朋友圈的“时事评论家”也越来越少，开始“去政治化”。

因为我们都不想成为，那种最惹人讨厌的人。

4月4日，周一。

一边是各大省市驰援上海，万众一心**快速清零**，一边是德国各州彻底放开，脱下口罩**全民躺平**。

一边是上海市民咬紧牙关封闭苦熬，一边是德国华人一脸蒙圈如履薄冰。

世界两极，如此魔幻。

（本周，江苏省援沪医疗队抵达上海）

（本周，德国职业联赛球场陆续全开放）

清零派和**共存派**的争论在华人圈子里从来就没停止过，两派都慷慨激昂，将对方视为**SB**。

我觉得这是最无聊的辩题没有之一。

如果谁吵赢了就能制定政策，那就吵吧，否则纯属闲得蛋疼。

实不相瞒，最近身边朋友问候我的方式都是“你中了没？”和“你怎么还没中？”

好像我至今未阳是一种多么不合常理的存在。

最近德国每天新增确诊二十几万，我所认识的华人几乎都阳了，不过连个住院的都没听说，都是在家养几天就好了。

两个小朋友班里有些同学好了又中，都几轮了，都还活蹦乱跳的。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如果大人接种了三针疫苗，小孩接种了两针疫苗，在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那么奥密克戎的危害性确实和流感一个级别，不需要过于恐慌。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呢？

养老院聚集爆发大量死亡的事，在德国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你看好了，那些**力主共存**的，都是打过疫苗身体倍儿棒的，对他们来说，显然正常工作生活比得一场感冒重要得多；而那些**力主清零**的，都是自己或家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打疫苗，收入又没有问题的，对他们来说，宁可承受一些经济损失也要获得更多的健康保障。

这是见识问题吗？这不过就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罢了。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治制度决定了有没有清零的能力，医疗水平决定了有没有躺平的条件**，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说得直白点，德国想清零，条件不允许，中国想躺平，条件也不允许。

政策本身没有高下之分，只不过所有的政策都需要**牺牲一部分人去成全另一部分人**。

如果你在德国，年岁已高身患重疾又不能打疫苗，那么最坏的情况下，你可能会病死；如果你在中国，身强体壮却经济困难手停口停，那么最坏的情况下，你可能会饿死。

这才是**最残酷**的地方。

（中新网：德国 5 月 1 日起解除新冠强制隔离措施）

（晋江警方：男子谎称外出买菜实为做工，被行拘 5 日）

而我们绝大多数还能在网上指点江山的人，都不至于死，只是需要牺牲一些自由、金钱以及安全感，这样或者那样，或多或少而已。

明明是利益问题，却要包装成见识问题甚至思想境界问题，去鄙视、规训甚至谩骂不同意见的另一方，这是我觉得最不可理喻的事。

闺蜜的那位表姐，远在北京，工作稳定衣食无忧，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别说上海封城，就是北京封城对他也不会有多大影响，所以他的政治觉悟之高，一点不出意外。

可是，和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妹都无法产生共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疫情三年，我在德国目睹过各种各样的悲剧。

因为封城，有相识的孩子抑郁自杀了；因为感染，有动过心脏手术的家长离世了；
因为戴口罩，有哮喘的孩子在学校死去；因为疫苗，有人遇到了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有人打完第三针后突然丧生。。。

所以你要问我支持清零还是躺平，我不知道。

所以你说戴口罩的都很自私，我不同意。

所以你说打疫苗的都很愚昧，我只能沉默。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这些慷慨激昂的人们啊，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只是因为你比别人幸运罢了。**

前两天有读者给我留言，说她重读了在 2020 年 1 月我写的海外华人四处奔走援助武汉的文章（[《人为什么要优秀？这场疫情给了我最终的答案》](#)），再想想当下国内对我们的冷言冷语，感慨良多。

我想回复她几句，却一时语塞，久久写不出一个字来。

前阵子大批留学生在奥地利转机时因航班突然取消滞留机场，后又有瑞航起飞前 20 分钟临时取消造成大量华人滞留事件，新闻报道后面**鲜有同情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冷嘲热讽。

国内网友的反应虽说都在意料之中，可读起来还是**不是滋味**。

（3 月 19 日，维也纳飞往北京 CA842 航班取消）

其实，关于**海外华人回国难**这件事，就连德国华人内部都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坚决拥护国内清零政策，认为能不回就不回，鄙视回国的人给祖国添乱；

有人觉得海外华人也是人，当初国内疫情爆发我们一呼百应赤子之心青天可鉴，现在怎么落到个有家不能回的下场？

早在两年前“千里投毒”的说法出来时，我就安慰过那些寒心的朋友，**我们支援祖国是因为内心的信仰，而不是因为会得到谁的感谢**。

如今我依然这么想，无怨无悔。

但我没有办法接受**回国就是添乱**这种说法，更不能接受对身边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回国的朋友们的任何攻击。

我不回国，不是因为政治觉悟更高、更能舍己为人，只是因为**暂时没有遇到非回国不可的事而已**。

我相信，那些姿态看似高人一等、把顾全大局挂在嘴上的人，也不过因为在国外小日子还算过得妥当，确实不急罢了。

我有朋友因为疫情和丈夫常年无法见面，好不容易辞去工作卖掉车房准备回国入职，却惊闻航班熔断的噩耗，**没车没房没工作**，这时候你要跟她谈大局观吗？

有的朋友只是来德国探个亲，回头发现一整个月航班全部熔断，天天去机场苦等机票而不得，国内领导最后通牒，**再不回去就解雇**，这时候你要跟他谈大局观吗？

有的朋友和未婚夫刚刚学成毕业，**打算回国工作结婚**，双方父母已经订好了婚宴日期，请柬都已发出，买好机票退掉宿舍却发现航班取消，只能每天半夜就到机场碰运气，这时候你要跟她谈大局观吗？

还有朋友双亲离世，痛哭崩溃**只想回去送最后一程**，却被困在机场，面对着十万元一张的机票也抢不到的局面，眼巴巴地看着飞机飞走，这时候你要跟他谈大局观吗？

我去你的大局观吧！

你去过机场吗？见过那些最后一刻上不了飞机瘫软在地的人们吗？见过那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吗？听过那些崩溃无助的嚎啕大哭吗？

他们是人，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们身后是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困境，甚至苦难！

“能不回去就不回去”是一句多么正确的废话！

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没事购买贵到离谱的机票忍受身心的种种摧残仍然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尝试回国啊！

他们**谨遵防疫措施，严守隔离政策**，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要遭受无端指责？

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克制一下指点江山的冲动，收起廉价的表达欲，**稍稍共情一下他们的不容易**，有这么难吗？

海外同胞们的困境

上下滑动阅览

我记得在一篇公号文后面，置顶评论是一位国内女网友在指责海外华人回来破坏国内的防疫工作，害得她和她老公都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

所以啊，人们真的是在关心防疫工作这个“大局”吗？

人们关心的，不过是自己的处境和不便罢了。

政治是一块多好的遮羞布，可以让那么多人把内心的自私和冷酷包装得漂漂亮亮地展示出来。

而且理直气壮，充满优越感。

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有个国内的大学同学找到我，一起探讨了欧盟的立场、意图和将来的发展形势。

她是某国企高管，负责海外资产管理，自然希望得到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前沿信息。

几乎同时，德国也有朋友也来找我聊天，说是想要投资房地产，又怕德国卷入战争后个人资产会承受风险。

几番头脑风暴，相谈甚欢，我似乎又找回了过去“时事分析小能手”的感觉，有点停不下来的节奏。

(俄乌战争对德国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

晚上安静下来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群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

有朋友说他的乌克兰同事听说战事的时候忍不住哭了，他好难过，人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战争离自己如此之近。

还有一位朋友在圈里感叹，当了几十年的资深军事迷，如今才知道真实的战争有多么残酷，陷入了彻底的反思之中。

我在刹那间**破防**了，只觉得心头有什么涌动，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从那以后我**三缄其口**，几乎没有在发表过对于战争的所谓高见。

只有两次例外。

一次小米回来告诉我，班里有五个孩子支持俄罗斯，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支持战争？**

我说，那些孩子都是俄罗斯人吧？

她说是的，可是我们不是应该支持正义吗？

我说，每个人支持自己的祖国，这本来就是一种正义，背叛才是非正义的。

小米不解地问，难道发动战争也是对的吗？战争是邪恶的啊！

我说，打架也是不对的，可是上次为什么你打架呢？

小米气急了，说，那是因为那两个男孩骂我，还把抢了我的书包扔进垃圾桶！他们还有帮派，专门在学校欺负人！

我说，那你揍了他们，老师批评你了吗？

小米说，当然没有，老师是会调查清楚的，到底谁先惹的事。

我说是的，俄罗斯打乌克兰，就是类似的情况。

可惜国家之间打仗没有老师会去问清楚情况，公平地作出处罚。

有些国家本来就喜欢拉帮结派合伙欺负人，然后一看对方动手正中下怀，找个理由欺负得更猛。

国家之间哪有真正的正义，有的只是各自的利益罢了，长大了你就会懂了。

你只需要记住，战争只是政客之间的游戏，政治是丑陋的。可任何卷入战争的普通人都是无辜的，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普通人之间要相互帮助。

战争下普通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上下滑动阅览

（大批乌克兰难民抵达德国避难 ©人民视觉）

（市民自发组织的热水和零食摊一角 ©王竞）

（柏林火车站指示牌上印了乌克兰标识 ©王竞）

（“天桥”下临时儿童乐园，贴满了孩子的画 ©王竞）

（柏林火车站大厅内随处可见的志愿者 ©王竞）

（从乌克兰撤离的孩子与波兰孩子一起上课 ©人民视觉）

以上图源：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还有一次大麦回来郁闷地告诉我，她的好朋友生气地问她中国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就好像是她做错了什么似的。

我说中国并没有表态支持俄罗斯。

她说可是德国媒体都这么说，中国没有反战，实际上就是在支持俄罗斯。

我说，如果你的同桌被一群混混欺负，而且很明显收拾完他下一个就是来收拾你，你会帮这群混混吗？

大麦若有所思，问我下次再有人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我说，好朋友之间一起玩不好吗？为什么要为这种事闹得不开心呢？

如果你们讨论俄乌之战能让战争立刻停止，那就值得吵上一架，不然又有什么意义？

普通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情感的联结，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话题值得你们牺牲彼此之间珍贵的感情。

观点一致，可以聊聊，如有分歧，那就就立刻转移话题，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值得争辩。

后来她们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话题，只是有一次放学回来告诉我学校组织给难民捐款，她俩把零花钱都捐了。

前阵子有个国内的好友抱怨，被一大学同学成天追着 battle，一定要说服她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不然就是三观不正，平庸之恶。

她本不是好斗之人，退让半天，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这场无聊的争论只能以友尽告终。

听完我只觉得，那些无法把政治和生活分开的人有多可悲，试图把自己的观念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人的成年人有多荒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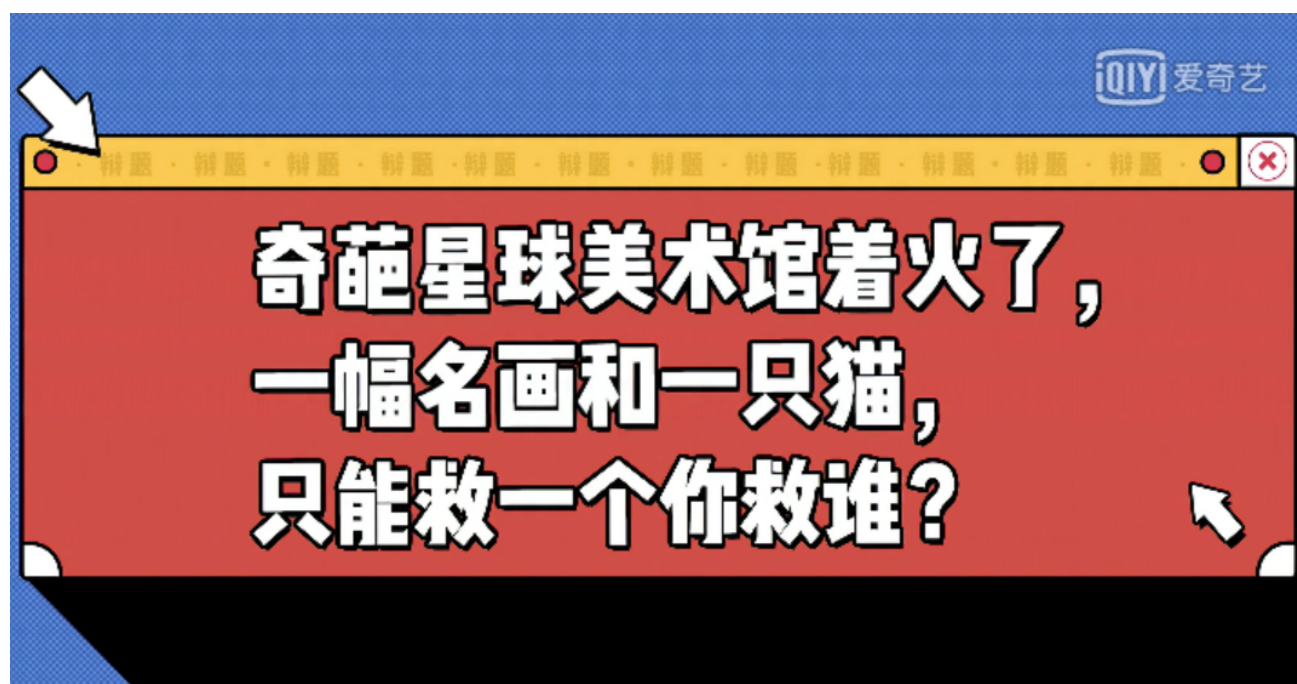
那么多年的同窗之情，都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品质是否纯良，一场政治辩论竟能断言一个人道德是否缺失，值不值得交往？

真是青春喂了狗啊！

倘若真的关心乌克兰人民，大可以捐钱捐物，或者去当志愿者，给难民提供实际的帮助，成天在键盘上义正辞严是几个意思？

这觉悟真是连小孩子都不如。

奇葩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辩题：



辩题之深刻，辩论之精彩，足以载入史册。

记得当年我第一眼看到这道题时，没有一刻犹豫就选了救画。

我喜欢逛博物馆，曾经在伦勃朗巨大的《夜巡》前坐了半个小时，仿佛灵魂已经穿越，曾经在看到梵高的《杏花》第一眼泪流满面，曾经在角落里发现维米尔的《天文学家》那一刻笑得像个一百斤的傻子。。。

但我没有养过猫，而且对猫毛过敏。

喜欢画，于是救画，这是一个多么本能、朴素、甚至自私的决定。

但那时我却不认为如此，我觉得自己之所以救画，是因为救画比救猫**高级**。

所以黄执中的观点甚合我意。

他说，猫只是近处的哭声，而名画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有着**遥远**的哭声。

而一个人能够听见多遥远的哭声，取决于他的认知程度。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能够懂得名画的价值而选择救画的人，认知程度更高，更有文化。

此言一出，台下的知识分子们纷纷点头，表示**太懂我们了**。

黄执中：正方 救画

上下滑动阅览

然后李诞来了，四两拨千斤给了一记绝杀。

他说，近处的哭声你都听不到，还谈什么远处的哭声？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部分人，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尽想着牺牲这部分人去保护那部分人，牺牲小部分人去保护大部分人。

可是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无数个普通的好人才平稳地运行下去的，往往是那些想做伟大事业的人，频频让世界陷入大火。

（李诞：反方 救猫）

这段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每个自认为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脸上。

也打在我的脸上。

如今经历了疫情和战争，经历了无数次的舆论撕裂之后，再来看这段话，感触更为深刻。

喜欢谈论政治的人骨子里都救画派，因为他们自认为有着了不起的大局观，对政策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理解，对形势也有着更长远的判断。

而那些为平凡生活的喜怒哀乐牵动的人，都是救猫派，在救画派眼里都是目光短浅、认知低下、妇人之仁。

可是这场辩论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争论本身会让双方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可以主动选择救画还是救猫。

而在现实世界中，在疫情的肆虐下，在战争的阴影中，我们都只是那幅画，或者更不幸地，都是那只猫。

那些考虑牺牲这部分去保护那部分的人，是政客，是决策者，而不是我们。

主持人马东后来提到，有一次遇到马未都，马未都说你们那个辩题实在好笑，你知道么，大英博物馆的消防员早就培训好了，一着火就先去找上面有狮子的那幅画。

人家连救画的顺序都事先决定好了，你们竟然还想着救猫？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更为不幸的是，如果投射到现实世界中来，也许画还瞧不起猫，而猫也瞧不起其它猫，它们为了**谁比谁更高级**这件事争吵不休，乐此不疲。

记得薛兆丰教授在这场辩论的最后提到了亚当斯密。

斯密认为人有三个特点：

第一，人是自私的；

第二，人对身边的同类是有同理心的，会趋于同情和帮助；

第三，这种同情心会随着距离而迅速下降，人对关系较远的人会趋于冷漠和敌视。

人的这三个特点，成为救猫的理论依据，即人更容易听到近处的哭声。

可是在我们现实社会中，**疫情和战争**将人的第二个特征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一场场高谈阔论、舆论撕裂、亲友反目中，很多人已经越来越听不到近处的哭声。

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普世价值、三观契合**，似乎**亲情，友情，爱情**，都成为可以割舍的东西。

自私和冷漠成为人的两极，中间最温暖的**同理心**却只剩空洞。

我从不怀疑，疫情有一天会过去，战争有一天会停止，地球会照常运转，人类会创造出更辉煌的文明。

可是，**我担心那个空洞还会不会被重新填满。**

我担心我的闺蜜能否和她的表姐回到从前，我的好友能不能和她的同窗再续旧缘，担心我们那些相互鄙视过、争吵过、伤害过的同胞，还能不能重新携手。

担心我们在习惯了**宏大叙事**之后，还会不会看得见一个个**微小的人**，喜他们所喜，悲他们所悲。

担心我们会忘了我们自己，原本也是这样微小的人。

于是我决定闭嘴，远离一切关于政治的争辩。

你也不必再说什么，说就是**你对，你都对。**

- END -